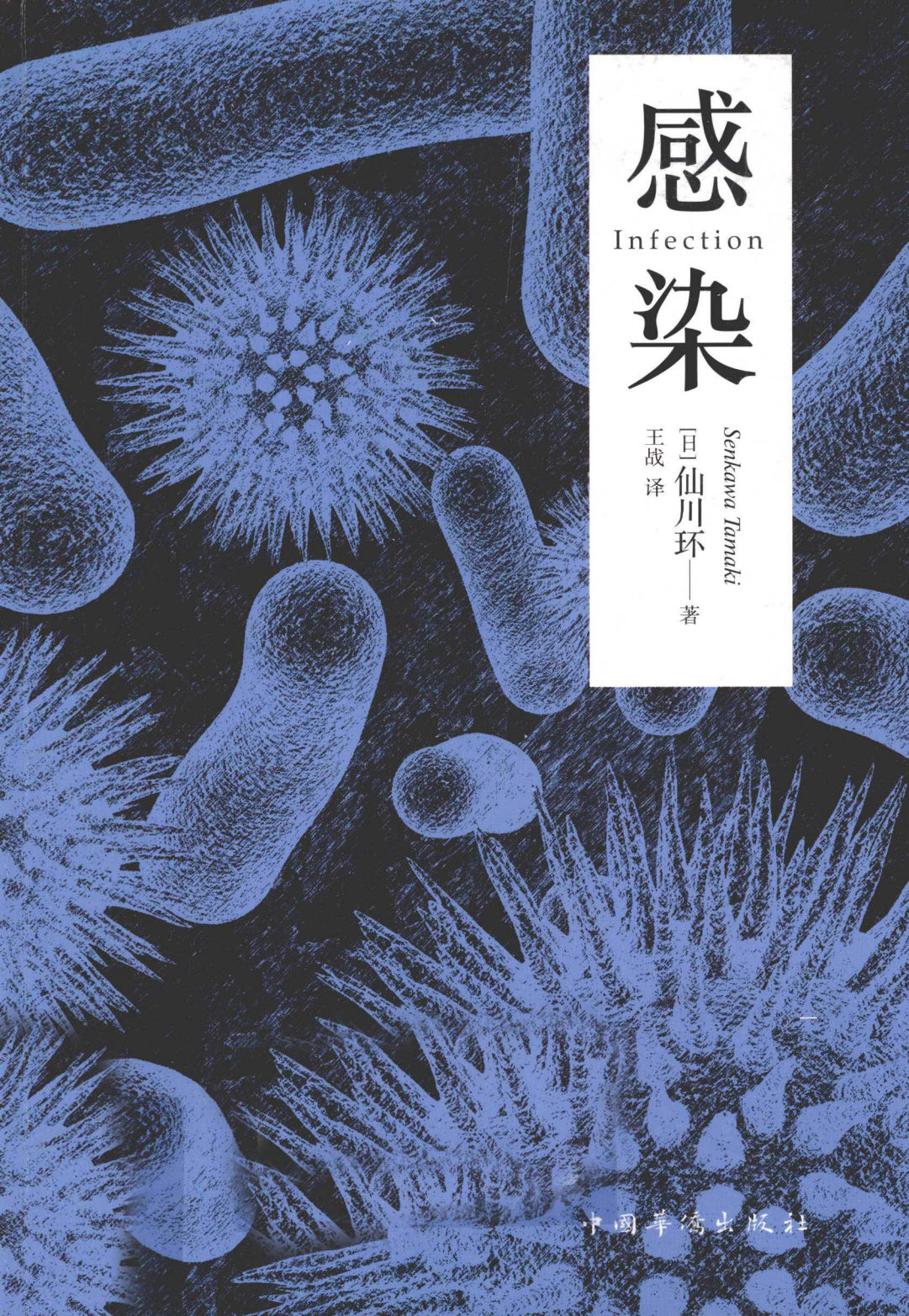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tailed, monochromatic illustration in shades of blue and black, depicting various microorganisms. It includes several large, elongated, rod-shaped bacteria, some with flagella, and numerous spherical viruses, some of which have prominent, radiating surface proteins or spikes. The overall effect is a dense, textured field of microscopic life.

感 染

Infection

染

Senkawa Tamaki

亘仙川环——著

王战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GANRAN

感染

〔日〕仙川环 著
王 战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染 / (日) 仙川环著 ; 王战译. —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13-2399-6

I. ①感… II. ①仙…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2710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3302

感染 by Tamaki Senkawa

©2005 Tamaki Senkawa / Shogakukan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5 by

Shogakukan Inc.,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c.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 感染

著 者/[日] 仙川环

译 者/王 战

出 版 人/方 鸣

图书监制/苗 洪

选题策划/谢 谢 祁定江

责任编辑/云 泊

特约编辑/张艳萍

封面设计/一亩幻想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640mm 1/32 印张/8 字数/156千

印 刷/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2399-6

定 价/25.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

出了手术室，仲沢庸介深深吐了一口气，活动了几下肩膀。他感觉脖子后面带着热度！每次做完一个难度大的手术，这里一定会变得热乎乎。

护士推着担架车，正要患者送入走廊尽头的电梯里。

启介扯下淡蓝色的手术帽，揉成一团，塞进口袋。他觉得走廊照明的荧光灯异常刺眼，不由得眯缝起眼睛。

“大夫！”

身后传来招呼声。只见一位身穿西服的矮个男子正深深地低着头行礼。

“非常感谢您！应该怎样答谢您呀？万一社长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公司……”

男子抬起头，眼睛微微地颤抖着。

刚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的患者，是一家拥有五十名左右员工的精密零部件制造厂的创始人。眼前的这位男子，估计是专务董事级别的主要负责人。

“这，只是一点心意。”

男子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信封。启介用眼睛确认它的厚度。

“您不用这么客气。”

启介一說完，男子的脑袋就左右摇晃开，把信封硬塞进启介的手里。他的这个行动在启介的预料之中。

“请您千万不要推辞。”

启介点了下头。

“那我就不客气了。”

男子放下心似的又低了几次头。启介把信封放入裤子口袋。

“仲沢医生！”

在淋浴室附近，被护士叫住，启介停下了脚步。

“不是禁止收取谢礼吗？”

护士把病历夹抱在胸前，抬头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看启介。

“您这是怎么啦？过去，仲沢医生您可不是这样的人呀。”

启介露出苦笑。这么一提醒，自己还确实有过那么段时期，不过，现在可不是说漂亮话的时候。钱越多越应该值得庆幸。启介把视线从护士身上移开，说道：

“去向岸川系主任告我的状如何？反正我觉得那是白费劲。其他的医生们不都这么做的吗。”

护士突然脸红了起来，用猫一般的眼神瞪着启介。启介把手放到脖颈后，按摩了一下，推开淋浴室的门。

2

看着盥洗室镜子中的自己，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忧虑，连自己都讨厌这副透着不安感的表情。心里清楚自己相貌平平。尽管如此，在过去，总能够从表情中看出自己坚强的意志，现在，在镜子中怎么找，也寻觅不到这种影子了。

仲沢叶月叹了口气，拿起化妆水瓶。粘糊糊的液体浸湿了化妆棉。

细致地涂抹脸颊，眼睛周围也拍上化妆水。随着手下有节奏的动作，叶月的眼泪不自觉地滴滴了下来。

启介为什么和我结婚呢？尽管到了这个地步才这么想。不是从我的嘴里说出要结婚，他也根本不可能那么做。启介原本有妻子，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

坐到起居室的沙发上，叶月点燃一根香烟，回想起和启介结婚

前的事情。在来东都大学以前，叶月就听说了外科大夫仲沢启介的名字。他在美国曾亲手做过脏器移植的手术，是位有名的医师，不仅医学专刊，就连普通报纸也刊登过他的事迹。鼎鼎大名的他竟然到专攻病毒研究的叶月这里来请教，最初，吓了她一跳，不过听了他的话后，叶月安下了心。因为移植手术后的患者要服用免疫抑制剂，这就面临着染上各种各样感染病症的危险。启介为了要获得最新的知识，每周一次左右，在晚上比较空闲的时间，会到叶月这里来询问。

启介个子高，体格比较魁梧，他身穿白大褂弓着腰出神地阅读论文资料的模样，让叶月感到赏心悦目。他那一边用手向上拢起看似硬硬的头发，一边带着严肃表情提问的样子，让叶月感受到了他作为一线外科大夫的强烈自负。迄今为止，在叶月的身旁，还没有一个带着如此真挚态度努力工作的男子。没有花太长时间，叶月的感情就由仰慕转变成暗恋，但是，从一开始她就断了这个念头。作为女人，自己最清楚不过自己的价值了。虽然有人说她是智慧型的，但决不会说她有一副美丽的容貌。叶月有一副过于消瘦、没有圆润感的身体。有人背地里不停议论自己长得不可爱。这样一个女人，是根本不可能抓住启介的心的。

“青山医生很优秀，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呀。”

听到启介说这话的时候，叶月心里想，果然如此呀。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研究者，他给予自己很高的评价，但这些是和有爱的

感觉相差太远的话。叶月决定，甚至不想让启介知道自己对他的仰慕之情。

叶月把刚刚点燃的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抱起双膝蜷在沙发上。

尽管如此，一天晚上，醉得相当厉害的启介到了研究室后，在供学生小睡的沙发上，强硬地搂抱了叶月。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原因那么做，叶月也不认为那么做了就会发生什么变化。也许是自己胆怯，叶月不打算参加没有获胜可能的竞赛。像是看穿了自己的心思，启介不再来研究室。因为事先就没有抱什么希望，所以叶月也没有产生怨恨的心情，尽管每次在校园里偶然看到启介的身影时，心里就会隐隐作痛，但没打算要主动向他打招呼，主要还是害怕被对方拒绝吧。

过了一个月左右，启介再次出现在叶月面前。

“和公子离婚了，我们结婚吧。”

启介边说边递上了结婚登记表。

尽管带着困惑，叶月到末了还是同意了启介的请求。事已至此，也不想再自欺欺人，自己喜欢的人就是喜欢啊。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因为启介一定不是那种只从容貌外表来判断女人的男人，所以他选择了自己。她也实在找不出拒绝的理由。就这样，叶月和启介开始一起生活。虽然有点不舍，青山这个旧姓要被换掉，不过最后，还是改了姓，变为仲沢叶月。

结婚半年，记忆中尽是快乐。摆脱独身，就是幸福，叶月初次体验到了这种滋味。尽管由于双方工作都很忙，很少有机会搭伴外出游玩，但每到周日的夜晚，手上拿着酒和饮料，相互汇报一周发生的事情时，在那些因实验拖延晚回家的冬夜，钻进已被启介身体温暖的被窝时，叶月都感到了无以言表的幸福。虽然叶月知道启介频繁去见儿子，不过曾在大学里偶尔听到他儿子身体不好的传闻，因此也并不怎么往心里去。重要的是，启介是属于自己的人了。

而现在，又变成什么样了呢？

叶月又撕开了一盒新香烟的包装。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启介失去了笑容。和往常一样回家后，启介甚至连有关感染病症的最新话题都不想听，不再主动商量医院里人际关系的问题；回到家里，一个人精神恍惚地沉思苦想着什么，不再主动跟叶月调情。启介原本就是那种话不多的人，这么一来就变得更加少言寡语。更过分的是，他甚至都不再和叶月对视了。

关于启介态度转变的原因，叶月一点也猜想不出来。找不出头绪，她觉得自己很没出息。叶月认为他们两个人的生活一直很平静，甚至从没发生过口角。是自己不经意间做了令启介生气的事情吗？难道有些微乎其微的不满足，日积月累，不知不觉形成了又深又暗的鸿沟？

也许他后悔了。

叶月的心中，痛苦之情油然而生。

如果启介态度转变的原因，是由于他后悔抛弃年幼的儿子和妻子的话，自己将会变得极其悲惨。还是，他喜欢上了其他的女人？叶月越想心情越沉重。

用手指按摩了一会儿太阳穴后，叶月闭上了眼睛，身体倒向沙发靠背。

传来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大门发出微微的吱吱嘎嘎声，慢慢打了开来。轻微的干咳声后，叶月听到了脚步声。足音从寝室门前通过，朝起居室而去。

叶月翻了个身，仔细倾听，捕捉到浴室门被打开的动静。随即，响起了气势很足的水声，那是水滴激烈敲打浴室瓷砖的声音。

水声停止后，响起了摸索衣柜的声音。脚步声从走廊朝厨房移动。叶月的眼睛里浮现出启介微驼的背影。

又响起了关闭冰箱门的声音。

“噗”的一声，是扯去听装啤酒拉环的声音。接着传来电视机的低微声响，那是最近经常播放的发泡酒广告的歌曲。

叶月依旧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天花板。

启介坐在沙发上想什么呢？他不可能沉浸在电视节目中。估计他只是在机械地往嘴里灌着啤酒，湿润喉咙而已。现在启介的眼睛一定是呆滞的，黑眼珠大而略显细窄的眼睛里，看不到有东西映在上面，眼睛也根本没有打算看。

他脑袋里思考的，是工作的事情吗？还是分开的前妻和儿子？
不管是什么，启介的脑袋里已经完全遗忘了我的事情。就算现在，
我下床坐到启介的身边，他也不会对我说一句话的吧。

忽然，电视机的声响消失了，脚步声缓缓地朝着寝室移来。叶月翻了个身，把背冲向房间的入口。

启介不开灯进了屋，撩起夏天的薄被，在叶月的旁边躺下了。
床铺的弹簧发出了轻微的吱嘎声。

叶月一声不响地盯着阴沉的墙壁，习惯了黑暗的眼睛，能看出墙上平时从没注意到的细微瑕疵。

听到了身边启介的呼吸节奏，与之呼应的，是空调发出的呜呜声。随即传来车辆从高级公寓前飞驰而过的声音。

叶月做好了思想准备，把手伸向启介的身体。

“老公。”

嘶哑的声音里面，混杂着哀求的调子。

嘴唇靠近启介的脖颈。那微微沾汗的皮肤，带着像是雨后庭院中泥土的芳香。这应该是自己习惯了的亲切香味，却好像是久违了的。

“你还没睡呀。”

启介低声说，继而抓住了叶月的手腕。慢慢地，却是肯定地，把叶月的手硬扯开去。与他的动作相抗衡，叶月反而把身体更贴近他，但启介扭动身体，把背朝向叶月。

“明天，我还要早起呐。你不是也快要到秋季学会繁忙的时期了嘛。”

“可是……”

叶月把跑到嗓子眼里的话又咽了下去。

如果启介用粗暴的声音说，自己倒还可以回嘴。可是，启介的冷静口气，好像是在告诫不想喝药的患者那样，让她无法搭讪。

这时听到了微弱的救护车鸣叫的声音。

叶月咬住拉到嘴边的夏季薄被，为了不发出呜咽声，狠命地咬紧牙关。尽管这样，依然阻止不住从眼帘里面涌出的泪水。

启介用被子把自己的身体严严实实地裹住后，唧咕了一声“晚安”。

叶月没有心情回答，仰望着天花板上被窗帘的影子描绘出的几何图案。身旁的启介很有规律的呼吸节奏，渐渐变缓，最终变成了鼾声。明天早晨，启介一定会摆出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样子道早安吧。用他最近那一贯的不带感情的声音。叶月心里蔓延起类似绝望的感怀。

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把叶月的意识拖回到现实中。

启介敏捷地挺起上半身，打开床边茶几上的台灯，拿起无线话筒。

是急诊病人吗？

叶月这么猜想，刺眼的白炽灯让她锁起了眉头。启介由于工作

关系，经常在深夜被医院叫去。

“我是仲沢。”

启介低声说道。

叶月拿起枕边的遥控器，将空调的温度调高了一度，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听筒里传出的低弱声音上。虽然听不清楚对方说的话，但能感受到紧张的气氛，而且，像是女人的声音。

叶月也坐起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附近，盯着启介的背。

没有听说过启介的医疗室里有女性医生，叶月转念想到也许是护士，但启介的应答总让她感到有点不自然。他只是随声附和，自己不说话，也许是意识到身后屏息不出声的自己吧，叶月之所以这么想，是看见他正用手捂着话筒。

“我马上就过去。”

启介粗暴地把话筒放回原处，蹑溜下了床。

“是急诊病人？”

“我要出门。”

启介从衣橱里拽出苔绿色的衬衫和驼灰色的休闲裤，匆忙换上。

斜眼看了一下枕头边的闹钟，已经过了凌晨三点。即便是负责两人以上重症患者，启介也极少在这个时间外出。

启介勒紧皮带后，关上了台灯。

“对不起，吵醒你了。”黑影说道。

“老公，等等！”

启介一声不吭出了寝室。叶月听到了打开玄关大门的声音。

叶月长长地叹了口气，再次钻进被子里。

叶月不愿深思，关于有女人在这种时间打电话来的原因，启介外出的理由。越想，只会让自己越难受。

冷不防，脑子里浮现出父亲的面容。

为了禀告父亲自己和启介结婚的消息，叶月回到岩手县老家。瘦得令人心酸的父亲，那时坚决不看叶月一眼。母亲去世以来，父亲一个人经营着诊疗所。叶月这次回来，他守着治疗室不肯出门，甩出“学做什么不要脸的事呀”这样的话来。父亲认为是叶月把启介从他的妻儿那里抢来的，因此，不能原谅女儿的这种行为。从那以后，父女俩再也没有见面。明天，给父亲打个电话吧。这个念头只停留了一瞬间，叶月又摇头把父亲的身影从脑子里赶走。心脏像是被手紧紧扭拧着，有种令人厌恶的疼痛，和谁倾诉都不会和缓下来。

这样凝视着天花板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不知不觉，窗外泛出了光亮，急切盼天亮的麻雀们开始唧唧喳喳。

叶月趴在床上，用手托着腮，把床边的无线电话拉到面前，再一次，按重拨键。同一个动作，已经重复了十四次，可启介就是不接电话。尽管她觉得这次会是同样的结果，但还是忍不住要按那个

键。果然和预想的一样，呼叫声只响了一次，接着就传出留言电话的应对提示音。

叶月把听筒扔到床上，抓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机。关掉空调，把窗户开到最大。

不远处的公交车道上来往车辆的声音不绝于耳。叶月深吸一口隐约残留冷气的空气，就在这么一刻，在胸中扩展的郁郁不快也悠地一下四散而去。

电视里响起报时声，流淌着轻快的音乐，标志着新闻节目即将开始。中东纷争、政府的经济对策……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主持人淡漠地宣读着新闻。

其中夹杂着这样一条消息，是关于上星期在千叶县发生的诱拐幼童案件的追踪报道。最近新闻里反复播放这个案件，报纸也连日大肆宣传，不仅报道了搜查的进展状况，甚至详细描述了被害者的葬仪情况。残忍的犯罪在现代已不足为奇，但千叶的这起案件却显得异常突出。犯人竟在其指定交接赎金的地方，放置了幼儿被烧死的尸体。

“希望警方竭尽全力尽快抓捕到犯人！”

播音员紧锁长长的眉毛，愤慨地说道。

当播到第五条新闻的时候，播音员的眉头再次拧了起来。

“昨晚，三鹰市发生一起火灾，一家三口死亡。”

叶月调高了电视音量。

昨晚的警笛声，那是否就是赶去灭火的消防车的声音呀？

播音员继续说道：

“三鹰市本町的川久保雄治的家发生火灾，整栋木结构住宅被全部烧毁。现场发现了三具烧死的尸体，是在一楼睡觉的雄治先生和妻子一惠女士，还有五岁的长女紫苑。警察怀疑有人故意放火，正在展开调查。”

真是个让人讨厌的案件。听说放火的犯人会多次重复作案。从自己的公寓到本町的距离，坐公交只要十分钟左右，虽说不是特别近，但也不算远。这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

叶月注意到，自己也不知不觉地皱眉蹙额起来。她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脱去用来代替西式睡衣的宽大汗衫，朝浴室走去。

叶月是在九点半刚过出的家门。为了处理三天前积攒下来要洗的衣服，她比平时晚走了一会儿。只要身体活动起来，就可以不考虑多余的事情。带着这样的想法，她比平时更加细致地晾晒洗好的衣物，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对时间的把握就变得不如平时了。

在三鹰站换乘公交，朝东都大学的校园方向而去。叶月穿过住宅街道，步行朝校园走去。下车没多久，全身立刻冒出了汗水，深灰色带白点圆领衫的胸前位置，映出了密密的汗迹，汗珠似乎要顺着鼻尖滴下。叶月从牛仔裤的屁股口袋里掏出毛巾布手帕，抹了一把脸。